

第六十四回

荊棘嶺悟能努力

木仙菴三藏談詩

話表祭賽國王謝了唐三藏師徒獲寶擒怪之恩。所贈金玉，分毫不受，却命當駕官照依四位常察的衣服，各做兩套，鞋襪各做兩雙，繡環各做兩條，外備乾糧烘炒，倒換了通關文牒，大排饗駕。並文武多官，滿城百姓，伏龍寺僧人，大吹大打，送四衆出城。約有二十里，先辭了國王。衆人又送二十里辭回。伏龍寺僧人，送有五十里不回。有的要同上西天，有的要修行伏侍。行者見都不肯回去，遂弄個手段，把毫毛拔了三四十根，吹口仙氣，叫『變！』都變作斑斕猛虎，攔住前路，哮吼踴躍。衆僧方懼，不敢前進。大聖纔引師父策馬而去。少時間，去得遠了，衆僧人放聲大哭，都喊『有恩有義的老爺我等無緣，不肯度我們也！』

且不說衆僧啼哭，却說師徒四衆，走上大路，却纔收回毫毛，一直西去，正是時序易邊，又早多殘春至，不暖不寒，正好逍遙行路。忽見一條長嶺，嶺頂上是路，三藏勒馬觀看，那嶺上荆棘丫叉，薛羅牽繞。雖是有道路的痕迹，左右却都是荆棘刺針。唐僧叫：『徒弟，這路怎生走得？』行者道：『怎麼走不得？』又道：『徒弟啊，路痕在下，荆棘在上，只除是蛇蟲伏地而遊，方可去了。若你們走，腰也難伸，教我如何乘馬？』八戒道：『不打緊，等我使出鉞朵手來，把釘鉞分開荆棘，莫說騎馬，就抬轎也包你過去。』三藏道：『你雖有力，長遠難熬，却不知有多少遠近，怎生費得這許多精神？』行者道：『不須商量，等我去看看。』將身一縱，跳在半空看時，一望無際，真個是：

匝地遠天，凝煙帶雨。夾道柔茵亂，漫山翠蓋張。密密搓搓初發葉，攀攀扯扯正芬芳。遙望不知何所盡，近觀一似綠雲茫。蒙蒙茸茸，鬱鬱蒼蒼。風聲飄索索，日影映煌煌。有松有柏還有竹，多梅多柳更多桑。薛羅纏古樹，藤葛繞垂楊。盤團似架，聯絡如牀。有處花開眞佈錦，無端卉發遠生香。爲人誰不遭荆棘，那見西方荆棘棘？

行者看罷多時，將雲頭按下道：「師父，這去處遠哩！」三藏問：「有多少遠？」行者道：「一望無際，似有千里之遙。」三藏大驚道：「怎生是好？」沙僧笑道：「師父莫愁，我們也學燒荒的，放上一把火，燒絕了荊棘過去。」八戒道：「莫亂談！燒荒的須在十來月，草衰木枯，方好引火。如今正是蕃盛之時，怎麼燒得？」行者道：「就是燒得，也怕人了。」三藏道：「這般怎生得度？」八戒笑道：「要得度，還依我。」

好獸子，捻個訣，念個咒語，把腰躬一躬，叫「長！」就長了有二十丈高下的身軀；把釘鈹幌一幌，教「變！」就變了有三十丈長短的鈹柄；拽開步，雙手使鈹，將荊棘左右撐開：「請師父跟我來也！」三藏見了甚喜，即策馬緊隨後面。沙僧挑着行李，行者也使鐵棒撥開。這一日未曾住手，行有百十里。將次天晚，見有一空闊處，當路上有一通石碣，上有三個大字，乃「荊棘嶺」；下有兩行十四個小字，乃「荊棘蓬樊八百里，古來有路少人行。」八戒見了，笑道：「等我老豬與他添上兩句：『自今八戒能開破，直透西方路盡平！』」

三藏欣然下馬道：「徒弟啊，累了你也！我們就在此住過了今宵，待明日天明再走。」八

戒道：「師父莫住，趁此天色清明，我等有興，連夜攔開路走他娘！」那長老只得相從。八戒上前努力，師徒們人不住手，馬不停蹄，又行了一日一夜，却又天色晚矣。那前面蓬蓬結結，又聞得風敲竹韻，颯颯松聲，却好又有一段空地，中間乃是一座古廟。廟門之外，有松柏凝青，桃梅翻麗。三藏下馬，與三個徒弟同看，只見——

巖前古廟枕寒流，落日荒煙鎖廢丘。白鶴叢中深歲月，綠蕪臺下自春秋。竹搖青

珮疑聞語，鳥弄餘音似訴愁。雞犬不通人跡少，閑花野蔓遶牆頭。

行者看了道：「此地少吉多凶，不宜久坐。」沙僧道：「師兄差疑了。似這杳無人煙之處，又無個怪獸妖禽，怕他怎的？」

說不了，忽見一陣陰風，廟門後轉出一個老者，頭戴角巾，身穿淡服，手持拐杖，足踏芒鞋，後跟着一個青臉獠牙，紅鬚赤身鬼使，頭頂着一盤麴餅，跪下道：「大聖，小神乃荆棘嶺土地。知大聖到此，無以接待，特備蒸餅一盤奉上。老師父各請一餐。此地八百里，更無人家，聊吃些兒充饑。」

八戒歡喜，上前舒手，就欲取餅。不知行者端詳已久，喝一聲「且住！這厮不是好人！休得無禮！你是甚麼土地，來誑老孫看棍！」那老者見他打來，將身一轉，化作一陣陰風，呼的一聲，把個長老攝將起去，不知何所。慌得那大聖沒跟尋處；八戒、沙僧，俱相顧失色；白馬亦祇自驚吟。三兄弟連馬四口，恍恍惚惚，遠望高張，並無一毫下落，前後找之不題。

却說那老者同鬼使把長老抬到一座煙霞石屋之前，輕輕放下，與他携手相攬道：「聖僧休怕，我等不是歹人，乃荊棘嶺十八公是也。因風清月霽之宵，特請你來會友談詩，消遣情懷故耳。」那長老却纔定性，睜眼仔細觀看，真個是——

漠漠煙雲去所，清清仙境人家。正好潔身修煉，堪宜種竹栽花。每見翠巖來鶴，時聞青沼鳴蛙。更賽天台丹竈，仍期華岳明霞。說甚耕雲釣月，此間隱逸堪誇。坐久幽懷如海，朦朧月上窗紗。

三藏正自點看，漸覺月明星朗，只聽得人語相談，都道：「十八公請得聖僧來也。」長老

抬頭觀看，乃是三個老者：前一個霜姿丰采，第二個綠鬢婆娑，第三個虛心黛色。各各面貌，衣服，俱不相同，都來與三藏作禮。長老還了禮，道：「弟子有何德行，敢勞列位仙翁下愛？」十八公笑道：「一向聞知聖僧有道，等待多時，今幸一見。如果不吝珠玉，寬坐叙懷，足見禪機真派。」三藏躬身道：「敢問仙長大號？」十八公道：「霜姿者號孤直公，綠鬢者號凌空子，虛心者號拂雲叟。老拙號曰勁節。」三藏道：「四翁尊壽幾何？」孤直公道：「——」

「我歲今經千歲古，撐天葉茂四時春。香枝鬱鬱龍蛇狀，碎影重重霜雪身。自幼堅剛能耐老，從今正直喜修真。鳥棲鳳宿非凡輩，落落森森遠俗塵。」

凌空子笑道：「——」

「吾年千載傲風霜，高幹靈枝力自剛。夜靜有聲如雨滴，秋晴蔭影似雲張。盤根已得長生訣，受命尤宜不老方。留鶴化龍非俗輩，蒼蒼爽爽近仙鄉。」

拂雲叟笑道：「——」

「歲寒虛度有千秋，老景蕭然清更幽。不雜鶯塵終冷淡，飽經霜雪自風流。七賢——」

作侶同談道，六逸爲朋共唱酬。憂玉敲金非瑣瑣，天然情性與仙遊。」

勁節十八公笑道：

「我亦千年約有餘，蒼然真秀自如如。堪憐雨露生成力，借得乾坤造化機。萬壑風煙惟我盛，四時洒落讓吾疎。蓋張翠影留仙客，博奕調琴講道書。」

三藏稱謝道：「四位仙翁，俱享高壽，但勁節翁又千歲餘矣。高年得道，丰采清奇，得非漢時之「四皓」乎？」四老道：「承過獎，承過獎，吾等非四皓，乃深山之「四操」也。敢問聖僧，妙齡幾何？」三藏合掌躬身答曰：——

「四十年前出母胎，未產之時命已災。逃生落水隨波滾，幸遇金山脫本骸。養性看經無懈怠，誠心拜佛敢俄捱？今蒙皇上差西去，路遇仙翁下愛來。」

四老俱稱道：「聖僧自出娘胎，即從佛教，果然是從小修行，真中自有道之上僧也。我等幸接台顏，敢求大教，望以禪法指教一二，足慰生平。」長老聞言，慨然不懼，即對衆言曰：「禪者，靜也；法者，度也。靜中之度，非悟不成。悟者，洗心滌慮，脫俗離塵是也。夫人

身難得，中土難生，正法難遇。全此三者，幸莫大焉。至德妙道，渺漠希夷，六根六識，遂可掃除。菩提者，不死不生，無餘無欠，空色包羅，聖凡俱遣。訪真了元，始鉗錘，悟實了牟尼手段。發揮象罔，踏碎涅槃。必須覺中覺了，悟中悟，一點靈光全保護。放開烈焰照婆娑，法界縱橫獨顯露。至幽微，更守固，玄關口說誰人度？我本元修大覺禪，有緣有志方記悟。」

四老側耳受了，無邊喜悅。一個個稽首皈依，躬身拜謝道：「聖僧乃禪機之悟本也！拂雲叟道：『禪雖靜，法雖度，須要性定心誠。縱爲大覺真仙，終坐無生之道。我等之玄，又大不同。』」三藏云：「道乃非常，體用合一，如何不同？」拂雲叟笑云——

「我等生來堅實，體用比爾不同。感天地以生身，蒙雨露而滋色。笑傲風霜，消磨日月。一葉不凋，千枝節操。似這話不叩沖虛，你執持梵語。道也者，本安中國，反來求證西方。空費了草鞋，不知尋個甚麼？石獅子剜了心肝，野狐涎灌徹骨髓。忘本參禪，妄求佛果，都是我荆棘嶺葛藤謎語，羅廬渾言。此般君子，怎生接引？這等規

模如何印授？必須要檢點見前面目，靜中自有生涯。沒底竹籃汲水，無根鐵樹生

花。鑒寶峯頭牢着脚，歸來雅會上龍華。」

三藏聞言，叩頭拜謝。十八公用手攙扶。孤直公將身扯起，凌空子打個哈哈道：「拂雲之言，分明漏泄。聖僧請起，不可盡信。我等趁此月明，原不爲講論修持，且自吟哦逍遙，放蕩襟懷也。」拂雲更笑指石屋道：「若要吟哦，且入小菴一茶，何如？」長老真個欠身，向石屋前觀看。門上有三個大字，乃「木仙菴」。遂此同入，又叙了坐次。忽見那赤身鬼使，捧一盤茯苓膏，將五盞香湯奉上。四老請唐僧先吃。三藏驚疑，不敢便吃。那四老一齊享用。三藏却纔吃了兩塊，各飲香湯收去。三藏留心偷看，只見那裏玲瓏光彩，如月下一般——

水自石邊流出，香從花裏飄來。滿座清虛雅致，全無半點塵埃。

那長老見此仙境，以爲得意，情懷懷開，十分歡喜，忍不住念了一句道：「禪心似月遠無涯。」勁節老笑而即聯道：「詩興如天青更新。」孤直公道：「好句漫裁擲錦繡。」凌空子道：「佳文不點唾奇珍。」拂雲更道：「六朝一洗繁華盡，卽始重刪雅頌分。」

三藏道：『弟子一時失口，胡談幾字，誠所謂「班門弄斧」，適聞列仙之言，清新飄逸，真詩翁也。』勁節老道：『聖僧不必閑敘。出家人全始全終，既有起句，何無結句？望卒成之。』三藏道：『弟子不能，煩十八公結而成篇爲妙。』勁節道：『你好心腸！你起的句，如何不肯結果？慳吝珠璣，非道理也。』

三藏只得續後句云：『半枕松風茶未熟，吟懷瀟灑滿腔春。』十八公道：『好個「吟懷瀟灑滿腔春」！孤直公道：『勁節，你深知詩味，所以只管叨囑。何不再起一篇？』十八公亦慨然不辭，道：『我却是頂針字起，春不榮華冬不枯，雲來霧往只如無。』凌空子道：『我亦體前頂針二句，無風搖拽婆娑影，有客欣憐福壽圖。』拂雲叟亦頂針道：『圖似西山堅節老，清如南國沒心夫。』孤直公亦頂針道：『夫因側葉稱梁棟，臺爲橫柯作憲烏。』

長老聽了，讚嘆不已，道：『真是陽春白雪，浩氣沖霄！弟子不才，敢再起兩句。』孤直公道：『聖僧乃有道之士，大養之人也，不必再相聯句，請賜教全篇，庶我等亦好勉強而和。』三藏無已，只得笑吟一律曰：——

「杖錫西來拜法王，願求妙典遠傳揚。金芝三續詩壇瑞，寶樹千花連蕊香。百尺竿頭須進步，十方世界立行藏。修成玉像莊嚴體，極樂門前是道場。」

四老聽畢，俱極讚揚。十八公道：「老拙無能，大胆攙越，也勉和一首。」云——

「勁節孤高笑木王，靈椿不似我名揚。山空百丈龍蛇影，泉汲千年琥珀香。解與乾坤生氣概，喜因風雨化行藏。衰殘自愧無仙骨，惟有苔膏結壽場。」

孤直公道：「此詩起句豪雄，聯句有力，但結句自謙太過矣。堪羨！堪羨！老拙也和一首。」

「霜寒常喜宿禽王，四絕堂前大器揚。露重珠纓蒙翠蓋，風輕石齒碎寒香。長廊夜靜吟聲細，古殿秋陰淡影藏。元日迎春曾獻壽，老來寄傲在山場。」

凌空子笑而言曰：「好詩！好詩！真個是月脅天心，老拙何能爲和？但不可空過，也須扯淡幾句。」云——

「梁棟之材近帝王，太清宮外有聲揚。晴軒恍若來青氣，暗壁尋常度翠香。壯節

凜然千古秀，深根結矣。九泉藏，凌雲世蓋婆娑影，不在羣芳豔麗場。」

拂雲叟道：「三公之詩，高雅清淡，正是放開錦繡之囊也。我身無力，我腹無才，得三公之教，茅塞頓開，無已也，打油幾句，幸勿哂焉。」曰——

淇澳園中樂聖王，渭川千畝任分揚。翠筠不染湘娥淚，班簾堪傳漢史香。霜葉自

來顏不改，煙梢從此色何藏？子猷去世知音少，亘古留名翰墨場。」

三藏道：「衆仙老之詩，真個是吐鳳噴珠，游夏莫贊。厚愛高情，感之極矣。但夜已深沉，三個小徒，不知在何處等我。弟子不能久留，敢此告回尋訪，尤無窮之至愛也。望老仙指示歸路。」四老笑道：「聖僧勿慮，我等也是千載奇逢。况天已晴爽，月明如畫，再請寬坐，待天曉自當遠送過嶺，高徒一定可相會也。」

正話間，只見石屋之外，有兩個青衣女童，挑一對絳紗燈籠，後引着一個仙女。那仙女燃着一枝杏花，笑吟吟進門相見。那仙女怎生模樣？他生得——

青姿妝翡翠，丹臉賽胭脂。星眼光還彩，蛾眉秀又齊。下襯一條五色梅，淺紅裙子，

上穿一件煙裏火比甲輕衣。弓鞋彎鳳嘴，綾襪錦拖泥。妖嬈嬈似天台女，不亞當年俏宜姬。

四老欠身問道：『杏仙何來？』那女子對衆道了萬福，道：『知有佳客在此賡酬，特來相訪，敢求一見。』十八公指着唐僧道：『佳客在此，何勞求見？』三藏躬身，不敢言語。那女子叫：『快獻茶來。』又有兩個黃衣女童，捧一個紅漆丹盤，盤內有六個細磁茶盃，盃內設幾品異果，橫擔着匙兒，提一把白鐵嵌黃銅的茶壺，壺內香茶噴鼻。斟了茶，那女子微露春愁，捧磁盃，先奉三藏，次奉四老，然後一盞自取而陪。

凌空子道：『杏仙爲何不坐？』那女子方纔去坐。茶畢，欠身問道：『仙翁今宵盛樂，佳句請教一二，如何？』拂雲叟道：『我等皆鄙俚之言，惟聖僧真盛唐之作，甚可嘉羨。』那女子道：『如不吝教，乞賜一觀。』四老即以長老前詩後詩並禪法論宣了一遍。那女子滿面春風，對衆道：『妾身不才，不當獻醜。但聆此佳句，似不可虛也。勉強將後詩奉和一律，如何？』遂朗吟道：

「上蓋留名漢武王，周時孔子立壇場。董仙愛我成林積，孫楚曾憐寒食香。雨潤紅姿嬌且嫩，煙蒸翠色顯還藏。自知過熟微酸意，落處年年伴麥場。」

四老聞詩，人人稱賀，都道：「清雅脫塵，句內包含春意。好個『雨潤紅姿嬌且嫩』，『雨潤紅姿嬌且嫩』，那女子笑而悄啟道：『惶恐！惶恐！適聞聖僧之章，誠然錦心繡口。如不吝珠玉，賜教一閱，如何？』唐僧不敢答應。那女子漸有見愛之情，挨挨軋軋，漸近坐邊，低聲悄語，呼道：『佳客，莫者趁此良宵，不要子待要怎的人生光景，能有幾何？』十八公道：『杏仙儘有仰高之情，聖僧豈可無俯就之意？如不見憐，是不知趣了也。』孤直公道：『聖僧乃有道有名之士，決不苟且行事。如此樣舉措，是我等取罪過了。污人名，壞人德，非遠達也。果是否仙有意，可教拂雲叟與十八公做媒，我與凌空子保親，成此姻眷，何不美哉？』

三藏聽言，遂變了顏色，跳起來高叫道：『汝等皆是一類怪物，這般誘我當時只以砥礪之言，談玄談道，可也；如今怎麼以美人局來騙害貧僧？是何道理？』四老見三藏發怒，一個個咬指胆驚，再不復言。那赤身鬼使，暴躁如雷道：『這和尚好不識抬舉！我這姐姐，那些兒不好？』

他人材俊雅，玉質嬌姿，不必說那女工針指，只這一段詩材，也配得你過！你怎麼這等推辭？你錯過了孤直公之言甚當。如果不可苟合，待我再與你主婚。」

三藏大驚失色，憑他們怎麼胡談亂講，只是不從。鬼使又道：「你這和尚，我們好言好語，你不聽從，若是我們發起村野之性，還把你攝了去，教你和尚不得做，老婆不得取，却不枉爲人一世也？」那長老心如金石，堅執不從，暗想道：「我徒弟們不知在那裏尋我哩……」說一聲，止不住眼中墮淚。那女子陪着笑，挨至身邊，翠袖中，取出一個蜜合綾汗巾來，與他揩淚道：「佳客勿得煩惱。我與你倚玉偎香，要子去來。」

長老咄的一聲吆喝，跳起身來就走，被那些人扯扯拽拽，嚷到天明，忽聽得那裏叫聲「師父師父！你在那方言語也？」原來那孫大聖與八戒、沙僧，牽着馬，挑着擔，一夜不曾住脚，穿荆渡棘，東尋西找，却好半雲半霧的，過了八百里荆棘嶺西下，聽得唐僧吆喝，却就喊了一聲。那長老掙出門來，叫聲「悟空，我在這裏哩。快來救我！快來救我！」那四老與鬼使，那女子與女童，幌一幌，都不見了。

須臾間，八戒、沙僧俱到跟前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得到此也？」三藏扯住行者道：「徒弟啊，多累了你們了！昨日晚間見的那個老者，言說土地送齋一事，是你喝聲要打，他就把我擲到此方。他與我攜手相挽，走入門，又見三個老者，來此會我，俱道我做「聖僧」。一個個言談清雅，極善吟詩。我與他廝和相攀，覺有夜半時候，又見一個美貌女子，花燈火也來這裏會我，吟了一首詩，稱我做「佳客」。因見我相貌，欲求配偶，我方省悟。正不從時，又被他做媒的做媒，保親的保親，主婚的主婚，我立誓不肯。正欲掙着要走，與他嚷鬧，不期你們到了。一則天明，二來還是怕你，只纔還扯扯拽拽，忽然就不見了。」行者道：「你既與他叙話談詩，就不曾問他個名字？」三藏道：「我曾問他之號。那老者喚做十八公，號勁節；第二個號孤直公；第三個號凌空子；第四個號拂雲叟；那女子，稱他做杏仙。」八戒道：「此物在於何處，纔往那方去了？」三藏道：「去向何方，不知何所；但只談詩之處，去此不遠。」

他三人同師父看處，只見一座石崖，崖上有「木仙菴」三字。三藏道：「此間正是。」行者仔細觀之，却原來是一株大檜樹，一株老柏，一株老松，一株老竹。竹後有一株丹楓，再看崖